



一〇一

歸鴻亭感到絕望籠罩下來，小六已經聽命退回小跑步到了他的身邊，敵人竟沒人向他開槍，或許是聽了于振淞等會要趕盡殺絕的指令，反正一個也跑不了。此刻更多贛軍陸續沿繩攀降，沒有小六狙擊，那些敵軍都大大方方站著，準備聽令對付眼前兩個甕中之鱉。

「你現在走，不管陳爺是死是活，背起他能走幾遠算幾遠。」歸鴻亭慘然說著，「謝謝你們陪著我向命運挑戰的這段日子。」

那小六年輕但沾滿灰沙的臉龐展露著剛毅的神情，「子彈打完了，不然我還可以再撂倒幾個。」

「留著你的小命更值得。」歸鴻亭疼惜的利用自認最後還能自由自在說話的機會鼓舞眼前的小弟兄。他想起歷史上梟雄都是心狠手辣的，若是日後成功了就會被歷史寫成英雄，西楚霸王項羽一夜坑殺秦卒二十餘萬，秦將白起攻打趙國一次活埋四十萬人，那真是視人命如草芥，殺人不眨眼的年代；這于振淞要血腥屠殺所有不過兩百多個逃亡的人，恐怕歷史上還連邊都沾不到，事過境遷沒有人會曉得這獨夫的惡行，而他們就全要曝屍荒野，餵野狼與兀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鷹了。

「姓歸的，你等著，我下來啦！」歸鴻亭瞧見那于振淞大聲吼叫，也沿著藤繩慢慢攀降下來。

「你快走，還杵著等死啊？」看著小六動也不動，歸鴻亭防範著這小一號的傢伙別又像大塊頭一樣準備給他腦袋再來一下重擊，那可真會受不了，不過小六的目光不是瞧著他而是後面，並且透散著久旱逢甘霖般的興奮。歸鴻亭看到已經下崖開始推進的贛軍有些騷動，又紛紛退到崖壁。他機警回頭望去，只見西方塵土飛揚，十數匹快馬風馳電掣，耳際也已聽到奔騰的雜沓馬蹄，雖不能說排山倒海，那掀起的沙土也全飄散佈滿半片天空，氣勢驚人瞬息接近。

「他媽的，炮呢？炮呢？」剛剛落地的于振淞氣極敗壞的向崖上吼著，歸鴻亭趁著一團混亂間拉著小六就往後跑，後方開始有敵人開槍，他們仗著應該還在射程外，半步也不敢停歇，衝回大塊頭躺臥處時，十餘騎弟兄在肥仔率領下同時趕到，在那胖子大聲吆喝聲中，除了一位隻手御馬彪形大漢外，其餘弟兄全在外圍築起一道馬牆，面向敵陣舉槍，而那單手執馬韁的漢子另一手抱著的正是幾根竹竿製成簡單的滑桿，遞下給小六後也翻身落來，兩人快速但小心的搬動大塊頭斜坐，沒等任何人吩咐抬起就往西慢跑前進。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爺，上馬！」那肥仔上次救他和張能天逃難時，連上匹驢子都要弟兄攙扶，沒想到此刻在馬上英姿勃發，恍若領兵萬千的猛將。

「你們怎麼又回來了？」歸鴻亭掃視著整排弟兄的馬上英姿，比方才要他們撤退時還要多人，顯然不但回來，還多帶了所有能打仗的全到齊了，忙向肥仔問道，「小春妹和你爸帶的那些人呢？」

「正在過橋，那木橋很窄，還年久失修，只能緩緩牽著毛驢過去。」

「幹嘛不幫他們過橋？」

肥仔在馬上朗爽回道，「歸爺交代我們去保護百姓，不過我爹說了，過橋不需要人攙扶他們自己會走，要保護他們得先擋住追兵，不能光讓歸爺一個人擋。」

歸鴻亭心頭一陣暖意，那史班長特別下馬，牽來剛剛留下空著的那匹馬過來，「現在換我們擋追兵，歸爺請上馬。」

歸鴻亭光要拉著馬的韁繩控制好那畜牲就費了好大工夫，笨手笨腳加上身高不夠腿也沒那麼長，蹬了好幾下才勉強左腳搆著馬鐙，用盡喫奶的氣力終於沒當場出糗，上了馬背更是膽戰心驚生怕還沒被敵軍槍彈打著，別讓這畜牲一踢後腿給掀下馬鞍落下地來，那真會沒面子到了家咧。這時刻光聽崖邊槍聲稀稀落落，在一望無遮攔的谷地，那些贛軍個個怕死沒人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願意闖向前來，只聽于振淞亂吼亂叫，催促著崖上士兵趕快爬下來，他應該怕自己太早下崖，保護他的護衛太少，萬一眼前十餘馬上健兒衝鋒過去，說不定就會被馬匹踐踏得死翹翹罷。歸鴻亭從方才以爲必死無疑到目前絕處逢生，曉得現階段還沒脫離險境，繼續問道，「你估計還多久他們才過完橋？」

「快了，」肥仔邊注意著敵方動態邊說，「那窄橋只容一次一人牽一頭毛驢過去，春妹在調度著呢。」

「越窄越好，我們唯一能再守的防線就是那河道，橋面狹窄難行才能以少擊眾擋著那些追兵。」

「但是要扼住橋面就無法躲過炮擊。」肥仔並不樂觀。

「走一步是一步。」歸鴻亭沒有放棄信心。

「敵人差不多要開始攻擊了。」再度上馬的史班長說。

歸鴻亭看著肥仔和史班長一人一邊，各差半個馬身的護衛在他身旁，頓覺頗有大將軍領兵馳騁沙場的英雄氣魄，耳際髣髴響起與肥仔一起關在陸軍大飯店時聽弟兄們哼唱的《將軍令》，雖然只有十來員弟兄，也虛榮得抬頭挺胸起來。不過他也遠望著贛軍陸續攀降，明白這些馬上弟兄是冒著危險返回，等待僅憑腳力以滑桿撤走大塊頭的兩人退離，他們一字排開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嚴陣以待的健馬猶如一道屏障，隔著前方愈聚愈多的敵人，都毫無懼意的等著展開一場平原上的大會戰，則是令歸鴻亭欣慰敬佩的。此刻于振淞拉開喉嚨說話，「歸兄，僅靠這十來匹馬，恐怕擋不住我的部隊。」

「你既然要趕盡殺絕，不管我有多少人，當然會拼到最後關頭。」歸鴻亭一個人都敢面對那喪心病狂的惡徒，有十幾個弟兄罩著，講話聲音當然毫不退讓，他又面臨類似和大塊頭防守山隘時的場面，需要拖延時間使後方人員脫離戰場，差別只在這個谷地四面空曠無險可守，雙方兵馬勢必硬碰硬決一死戰，對方的優勢是人多勢眾，己方勉強算得上的最後一著，走時馬蹄必然快過人腿，但是他業清楚拖著兩百多個老弱百姓，這批人就算開著飛機也絕對不會放棄朋友獨自逃走，最終的命運已經一目瞭然，現在不過是盡人事聽天命了。歸鴻亭不敢放鬆精神，抱定能拖一刻是一刻的心理，縱聲喊道，「有本事我們一對一，別靠那些北洋軍。」

「不必激將，」于振淞這時看看下來了不少人了，一派有恃無恐的說，「笨蛋才跟你單挑，你們難道只賸這十幾個人嗎？」

歸鴻亭還沒想好怎麼回應，崖上人影嘈雜像是多了許多，只聽此起彼落的喊聲，「施連長帶濟軍過來了。」「炮拖過來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用炮轟他們，快點！」于振淞這下跩了，仰頭大吼，「別讓他們跑了！」

「肥仔，不必無謂犧牲，我們撤退！」歸鴻亭清楚他們十幾匹馬目前距離敵陣尚能不被槍擊射程影響，但是火炮搬來了情況就完全不同。這時可以見到崖頂果然有門大炮正推到那棵孤樹旁正在調整炮位，他一拉韁繩，雙腳夾著馬腹，「退到炮彈轟不到的地方再停下來。」那馬率先四蹄翻飛起步就衝，歸鴻亭嚇得兩手緊抓馬韁，兩腳撐著馬鐙站立起來，才免於被震下座騎，馬匹奔馳行進時反而比小跑步時平穩，正得意自己好像會騎馬了，身後不遠的轟然炮響又差點將他嚇得墜下馬來。

「成扇形散開！」史班長該是頗有應戰經驗，拉開喉嚨喊著。

歸鴻亭沒命催著袴下畜牲奔跑，根本還搞不清楚怎麼和戰友搭配散開，只聽又是一聲炮擊，他奶奶的好像在身後不遠處就炸開，這時眼前見到那小六和另個大漢還扛著坐有大塊頭的滑桿低頭一直趕路，歸鴻亭衝過頭才稍勒住馬兒，一屁股再坐回馬鞍上。曾經聽人說騎士對挑選一副上乘的良好馬鞍是十分講究挑剔的，品質精良舒服合身的馬鞍對馬而言就如同一雙舒適鞋子對騎手那樣重要，才能夠讓人馬合而爲一、融爲一體，這時他一手拉住馬韁，一手握著馬鞍前方的突出部份，讓馬停步回頭，見到那十幾位馬上弟兄早在比他早二、三十公尺前就停住，繼續排開護衛著，原來火炮已經無法射得如此遠的距離了，他算是跑得最快最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遠的，臉孔又不自覺紅起來。歸鴻亭想想還算好運，這民初的老爺笨蛋大炮準頭不佳，大家都安然無恙，要是在二十一世紀，像美國攻打伊拉克那種完全用高科技精確計算的武器派上場，只消一枚精準導引的炸彈，他們這十幾匹駿馬就連人全躺平在這黃土地上啦。這時刻歸鴻亭難得的不跟著魯迅罵「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那麼的讓傳統中國落後，更別提「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那樣令人扼腕長嘆了。

這時小六他們再次越過歸鴻亭，他見滑桿上的大塊頭依然歪著頭沒見動靜，兩位肩扛橫桿的弟兄揮汗與他交換目光，依然腳不停步繼續前行，歸鴻亭不知救命恩人是死是活，悲愴移轉目光，方才下崖的贛軍已經快跑追來，遠眺崖上的濟軍也已陸續攀降下來，雖然大炮沒有更結實的粗大繩索暫時是下不了斷崖，但這兩股敵軍合流，少說百把個人，情勢對我方愈來愈不利，歸鴻亭見大伙又策馬聚攏，趨近肥仔身邊，見他低聲交代著眾弟兄，「至少要守到陳爺過了橋才可以撤退。」

歸鴻亭淒楚的接話，「在這空曠地方，這樣佈陣不等陳爺過橋我們就全成敵人的槍下亡魂了。」他再次想起歐洲十七、八世紀一直使用的步槍兵各自成爲方陣，橫排依次射擊的作戰方法，在以寡擊眾或武器落後時簡直就是一堆活靶，趕忙喝道，「還是聽史班長的話全部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散開，拉大距離成扇形，沉著等敵人進入射程再開槍，要一直變換位置，別停在原地挨槍子兒。」

果然，敵方忽然殺聲震天開始衝鋒，甚至已經有槍聲零星響起，眾弟兄在面對雖稱不上排山倒海卻實在比他們多數倍的兵力衝刺過來，在敵軍尚未進入雙方有效交火距離前都立即策馬飛快向左右散開，將橫向拉大到數百公尺範圍，不知那個開始射擊，其餘弟兄也開了火，而那些北洋士兵一聽到有人射擊都連忙紛紛趴下，也開始全面拼了命反擊，歸鴻亭騎在馬上看兩方根本都還沒到達有效射程範圍內，你來我往的開火除了製造緊張氣氛，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不過他清楚這種暫時對峙的場面對我方拖延時間有利，在一旁觀戰的肥仔則喃喃自語著，「這麼打法等我們的子彈打完可就慘了。」

歸鴻亭認同這種危機，張口大聲向兩旁弟兄喊道，「節省彈藥！」

不喊不打緊，這一呼喊敵陣也聽得到，那于振淞也不是笨蛋，他大步跑到贛軍第一線到處趴在地上的軍士附近破口大罵，聲音清楚傳來，「他媽的全是孬種，那些叛逆子彈快要打光了，衝鋒過去，怕死怎麼幹軍人？」

是啊！怕死能幹甚麼？大塊頭不怕死，他為了保護自己朋友、屬下而戰，贏得每個弟兄的尊敬，肥仔則為了鄉親、妻子而戰，生死與共緊密團結在一起；這些贛軍怕死，因為他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可能搞不懂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歸鴻亭抓緊機會大聲喊話，「姓于的，你的部下會不會都是上有父母，或是下有妻兒要養的平凡人，為甚麼要替你賣命去追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那些土圍子的居民沒有造反，也沒有對袁世凱有叛逆的行為，要你的軍隊犧牲性命去做屠戮平民的事情對嗎？」

這話讓交戰雙方本來虛張聲勢打來擊去的槍聲都停歇下來，幾個已經起身要進攻的北洋軍又遲疑的停在當下，戰場的氣氛驀然成為古怪而互相觀望的靜態局面。

「幹甚麼？幹甚麼？」歸鴻亭遠遠望去，那于振淞見狀更是火冒三丈的拔出槍來，指著最靠近他的一個軍官咆哮道，「你們不起來作戰，我就馬上斃了你！」

那被槍逼迫著的贛軍只得趕緊爬起身來，嘴裡卻是大聲回話，「我們是炮兵部隊，不是步兵。」

「你混蛋哪，打仗那分甚麼兵種？」于振淞氣極敗壞口不擇言，「要等我斃了你，是不是？」

那軍官大概是排長之流，沒敢再吭聲指揮著部下準備開始進攻。

「你們要把命留在這個山窪子裡，不再想回北方老家了嗎？」歸鴻亭馬上高聲繼續心戰喊話，那些個贛軍又都放緩了動作。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媽個巴子，抗命啊！」于振淞氣得越罵越難聽，先朝天開了一槍，再把槍口指向方才被他臭罵的軍官，「再不進攻你就先將命留在這山窪裡。」贛軍那排長這次在槍口威脅下終於屈服，揮手帶領身旁部下起身緩慢前進，兩邊頓時再次緊張起來。

這時濟軍也陸續下來的許多部隊也已聚攏，歸鴻亭望見那個施姓連長快步到了于振淞身旁，不知道嘀嘀咕咕些甚麼內容，下崖的濟軍快速完成集結動作，比贛軍要顯得有效率。歸鴻亭瞭解敵方立刻就要發動更大的全面攻擊了，這次他學乖了，向左右兩側的肥仔和史班長說道，「你們往兩邊去，傳令且戰且走但不要戀戰，緩慢往那木橋方向撤退。」

肥仔見歸鴻亭光憑三言兩語就將敵方阻擾得停擺好幾分鐘的進攻時機，在戰場上這幾分鐘說不定就是勝負存亡的關鍵時間，他很服氣的點點頭，和史班長向兩翼快速交代歸鴻亭的最新作戰命令；當贛濟聯軍都逐步移動推進，歸鴻亭仔判斷即將進入射程範圍，在散成扇形誓死如歸的弟兄面前適時大喊，「跟我走！」他勒緊韁索慢慢驅馬往西，其餘弟兄聽令控制馬匹亦步亦趨，敵軍見狀正要加速追擊，肥仔和史班長就下令停馬調頭轟個幾槍，敵方自然又放慢步調，於是兩軍始終維持差不多距離，形成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維持這種你進我退的態勢愈久愈好。」歸鴻亭極爲滿意這似慢動作般的戰法，不花太多子彈又不傷人命，卻能爲撤離大塊頭爭取最大的時效。「或許上天憐憫，留一條生路給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們。」他這時反而冷靜許多，不像前幾天見到一個敵人的小兵丁舉槍對著就亂了方寸，歸鴻亭在這對陣實戰中學習臨危不懼的體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感受那無形間脫胎換骨般的沉穩與自信，那是他生來幾十年不曾在書本知識與過往生活經歷中的能獲取的養分，這時他才真正悟及「春風化雨」裡基亭教師教導孩子從互動學習中吸收的心得，是比「霹靂五號」快速輸入大量學問還要有效的重要歷程，應該說是把以前所有曾經填充進腦海的無論文史哲理學識與有形無形待人處世經驗等等都一次融會貫通，讓他在必須面對眼前兩軍對壘時刻毫無滯礙的掌控全局，對下一步該如何因應逐漸瞭然於胸。

「歸爺，算算時間小六和駱腳該到達木橋附近了。」肥仔發現敵軍在于振淞大吼小叫下前進的速度逐漸有加快的趨勢，爲了和對方保持射程外的距離，已然將馬催得開始小跑步起來。

這種碎步般的前行馬步上下晃動得使歸鴻亭十分不適，「那就快速退守木橋。」他夾緊馬腹快跑，聽著肥仔大聲下令後撤，眾馬行動一致揚蹄奔馳，立即聽到後方敵陣喧嚷著開始追趕，殺聲震天外加沒有意義的點綴幾發槍擊。歸鴻亭知曉此刻大伙並無立即危險，駿馬的腳程遠比步兵全力奔跑要快許多，最後的決戰點該是木橋保衛戰。

十餘騎全速飛馳的健馬在黃土地上掀起陣陣灰塵，歸鴻亭已經勉強能夠駕馭袴下良駒打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浪的節奏，但是在奔騰中還是不敢回頭去看，生怕一個不注意此時摔落馬來，恐怕會成爲另一個大塊頭，他一直還沒瞧到木橋，直到眾馬越過一個小丘，就驟然可以見到前面不遠處的那座小橋，歸鴻亭逐漸收起韁繩使馬慢下來，到達木橋前，正好看到抬著滑桿的兩人小心的走在橋當中，那真是年久失修瞧來頗爲老舊的破橋，長度約莫二、三十公尺，橋身靠的是兩根粗大繩索撐在兩側架高的橋墩上，橋面只有各一根說粗不算粗的繩索可以攀扶，兩位弟兄抬著大塊頭走著就使橋面大幅晃動得發出嘎吱的聲響，橋的那頭好多人翹首望過來，小春妹就在最前面。

肥仔也已到達橋頭，搶著爬下馬來，姿勢可就不夠漂亮，他邊下馬邊大喊，「一半人守著這頭，拉好畜牲一匹一匹單獨過去。」見歸鴻亭也吃力爬下馬背，匆促說道，「這河流應該是南雄與韶關間的湞江，是珠江流域北江的上游，我們還在廣東省內，得趕快離開粵境才比較安全。」

這時歸鴻亭發覺要連馬帶人過這木橋可並不容易，橋面寬度不過兩尺左右，幾片薄板鋪著，細瞧還有幾處缺口，一腳不注意說不定踩空就會落下橋去；往下看去更令他倒抽一口冷氣，下方水流湍急，雖然不算深淵，至少也有十數丈，那滾滾黑忽忽的濁水夾雜著落葉，翻騰著快速向南轉入一道縱谷，以歸鴻亭頗熟諳水性的經驗來判斷，都沒把握掉落江中有還命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上來。

滑桿安全到了對面，幾位客家老者圍攏過去，肥仔指揮第一個弟兄牽馬過橋，那馬兒前蹄才踏上橋頭就緊張得輕聲嘶叫，隨後停著不動。小春妹急著對這頭喊叫，「跟放下斷崖方式一樣，矇住牠的眼睛。」

這時後面槍聲大作，肥仔倒頭就回身跑，拽下話來，「歸爺，要讓所有弟兄過橋，我來斷後。」

歸鴻亭正催促第一位牽馬弟兄把身上衣服脫下纏在馬兒的長臉上，駿馬終於被拉著一步步走上橋面，倉促間才聽完肥仔說話，一把沒抓著他，那胖嘟嘟身軀的背影已經逸去，相對著木橋那頭的小春妹擔驚受怕的臉龐剎時令歸鴻亭心裡好生難過，此時那新婚姑娘沒有考慮反向卻往這頭跑來，和過去的牽馬弟兄在狹橋錯身，橋面更是搖擺得厲害。「不要過來！」歸鴻亭話音才歇，小春妹腳步一個不穩，踩在不知是腐壞或破損的木片上撲倒下來，那嬌柔弱不禁風的驚呼使人心頭抽搐，他也沒經考慮箭步衝上橋面，重踏的力量讓橋身的晃動更形劇烈，馬匹嘶叫的停住，那弟兄只能一手拉著馬韁一手握緊橋側繩索，耳邊仍是槍林彈雨聲音響徹雲霄，歸鴻亭拉著已經幾乎要落入橋下的無措女孩，那是肥仔一生幸福的憑藉，當他去爲這些土圍子的鄉親赴湯蹈火時，這位客家女郎是歸鴻亭一定要爲肥仔照料得不能受到一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絲一毫損傷的寶貝，他用力拉起她，依賴繩索的助力穩定身體，直到橋上的馬匹終於踏上對岸平地，才和小春妹趕快回到危險的一端，歸鴻亭用手勢指示下一匹馬過橋，兩眼盯著這小女人一字一句說道，「就在這裡等，妳的丈夫絕不希望妻子涉險，妳要讓他專心完成任務，不可以使他分心。」

那小春妹恍然點著頭，美目裡含蘊著晶瑩剔透的水靈般珠淚，轉呀轉的緩慢沿著鼻樑滾落；歸鴻亭從沒見過婉婷落淚，她倔強而永遠好勝，他相信她要哭一定自己躲在房間裡啜泣而不願意讓任何人見到，在人前絕不會掉一滴眼淚，可是現在見小春妹那柔順的臉頰上流過的真情淚痕，給他無比的悸動，女人該是這樣的面貌才更被憐愛嚒？歸鴻亭無暇去想，他必須拔出腰際槍枝望向敵軍圍攻的方向，因爲木橋上每過一匹馬，留下守衛對抗敵軍的人手就少了一個。

所幸從四無遮攔的谷地到木橋間有那一堆小丘，肥仔帶著幾個弟兄就暫時以那稍隆起的土堆隱藏身體拼命抽冷子射擊，讓已經衝到即將接近木橋的敵軍紛紛找尋可能的掩體，無法掩蔽的就不敢闖進射程之內，兩方又陷入僵持中，而敵方在土丘阻礙視線之下，無法清楚有座他們正在渡河的橋樑。這時很快就又聽到于振淞暴怒的潑口斥喝聲，歸鴻亭算算只賸六、七匹馬還沒過橋，這是他能掌握的關鍵時刻，壓低身子靠近土丘對肥仔交代讓餘下的弟兄一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個個悄悄退走，他明瞭這時刻的手段不是激怒對手而是繼續作最後的拖延，拉開喉嚨對著那到了舊時代最惡劣的催命使者喊道，「姓于的，你要強迫屬下衝鋒陷陣，該是在對抗你們所謂南方革命黨的叛軍，而不是要他們在追擊老百姓時送命在異鄉。」他的話音在空曠的谷地毫無阻隔的傳散出去，瞬間槍聲都停歇下來。

「姓歸的，你很會挑撥離間。」于振淞立即反擊，「我們目前追擊的是許多騎著馬持槍抗拒的幫派份子。」

「他們在保護那些百姓，沒有人追擊就不會出現那些遊騎兵。」

「他們騎的馬全是廣東濟軍不久前失蹤士兵的座騎，這些幫會份子應該都是在粵贛交界山區殺害軍方押解犯人移監的劫囚者。」于振淞同樣抬高聲量大吼著，一場追擊戰變成了辯論會。

「你見到了？」歸鴻亭睜眼撒謊，他覺得在這種人面前沒必要誠實，回頭看還有兩匹馬等著過橋，另外就是肥仔和春妹手攜著手焦慮等在橋頭望著他，於是他再次瞎掰，「這些騎馬的弟兄是不滿時局搞得大家失業，生活無著才落草爲寇的。」

「我不相信。」開口的竟然是濟軍那姓施軍官，「那些軍馬全是本軍失蹤的馬匹，所有騎這些馬的士兵均未返營，絕對被那些土匪殺害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亭想起埋在土圍子前的那些濟軍士兵，有些反胃但還是昧起良心死不認帳，「天曉得是不是你們那些阿兵哥開小差跑掉了，把馬賣給我的弟兄。」謊話說得臉不紅氣不喘的，他自己都驚嚇怎麼變得不像原本的自己了，環境果然可以薰染一個人心性都變得徹底汙濁，過去總是奇怪政壇那些貪官污吏及民意代表在亂開政見的空頭支票時，說謊一點都不會不自然，原來真的可以做到，連那總統駙馬爺大貪特貪都死不認錯，要不是民意沸騰與輿論高漲還不是毫無辦法，檢警調等單位只有等到不得不辦時才擺出一副正義凜然的嘴臉慢半拍的跟進，天曉得公理何在。

「他媽的，別和他囉唆，這姓歸的精得像鬼一樣，又在拖時間了，下令猛攻！」于振淞怪叫的聲音。

很精？這倒是歸鴻亭第一回聽到有人這樣講他，是褒還是貶都搞不清楚，趕緊再回頭瞧著，只臕肥仔夫妻在向他著急揮手，單獨一人擋在土丘後面的歸鴻亭曉得溜之大吉的時間到了，靈機一動撂下話道，「姓于的，我的十幾個騎兵對抗閣下的一、兩百江西加廣東的聯軍，撐到現在幾乎彈盡援絕了，可是狗急會跳牆，人被你們逼到生死關頭，一定要拼個夠本，有種放馬過來罷！」他激將的話一說完，悶頭倒退，跑步衝向木橋，肥仔和春妹正在橋當中焦慮等著，歸鴻亭邊揮手示意趕快過去邊上了橋面，耳後聽到敵陣槍聲大作，反正沒得再拖，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連忙放聲大叫，「所有人離開橋樑附近，有戰鬥力的找位置掩護射擊，守住橋面！」

他快速跑過搖晃的橋身，以前駕駛「鳳凰號」出海在汪洋裡晃得絕對比這時更兇也沒這麼令人緊張，衝到平地時肥仔在不遠處大吼，「趴下！」歸鴻亭毫不考慮俯身臥倒，一排子彈就從頭頂呼嘯而過。

幾個弟兄躲在路旁樹幹後，拼命向橋樑那頭射擊，那小六大叫道，「我們的彈藥快用光了！」

「那怎麼守下去？」歸鴻亭心涼半截，探頭往前看，甚麼都還沒瞧清楚，對岸的綿密槍聲馬上讓他縮起腦袋，向後觀察才發現一大堆客家老小幫忙牽著剛才過橋的馬匹全擠在不遠的河谷拐角一處亂石土堆後，紛紛伸起頭顱望過來，不禁嘆息真的大勢已去，在地上爬著到肥仔身旁對他抱怨道，「那些死老百姓怎麼都不繼續走？全停在那兒等著被宰啊！」

肥仔搖著頭指著後方，「大伙都精疲力盡快沒力氣了，再走，能走多遠？過去的一整段路全是田野平地，等我們子彈用罄，還是全走不了。」

歸鴻亭心底泛起陣陣涼意，沒見到春妹，「妳老婆呢？」

「那樹後面，陪著陳爺。」肥仔嘴角朝旁邊呶著，神情是淒然的，「她才跟著我，卻……」從他說不下去的語氣裡，充沛著愛意與不捨，而橋那頭又是一排子彈打斷他只得片刻的疼惜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愛意，馬上拉開喉嚨喊叫道，「弟兄們，槍子兒別亂打，那個混蛋敢闖過橋來，再一槍送一個去見閻羅王！」他的聲音宏亮無比的擴散，果然讓一橋之隔的敵方槍聲稀落下來，沒人願搶先衝鋒挨子彈。

「姓歸的，聽起來你們的彈藥快用光啦！」又是那個緊追不捨冤魂不散的于振淞。

歸鴻亭正匍匐著往照顧大塊頭的小春妹處挪移著身軀，聽了不禁火冒三丈，咬牙切齒但毫無辦法，只能順著肥仔的說法大聲的嗆回去，「廢話少說，有種你過橋來！」

「你以爲我吃撐了現在上橋送死？」于振淞一陣怪笑，「火炮已經吊下崖，等一下推過來時你就曉得利害啦。」

這句話正中歸鴻亭的要害。這裡不像剛才崖上樹林子裡有山壁及樹幹當屏障，可以抵擋好一陣子，靠近橋頭一帶地勢平坦，除了幾株半大不小的灌樹叢，加上勉強可以壓低身形躲藏的小土丘，簡直就找不出任何掩蔽物，兩軍用槍彈可以互相牽制，等火炮一來，保證轟得弟兄們死傷遍野，那還能守住唯一的活命通道？他不再用言辭向于振淞作缺乏意義的針鋒相對，半爬半滾一身泥灰到了大塊頭藏身的位置，小春妹竟在和依然斜癱在滑稈椅上的大塊頭細聲說著不知甚麼話。歸鴻亭心中猛然一跳，脫口問道，「陳爺沒事了？」

「歸爺，陳爺他不能動……」春妹見到歸鴻亭過來急切的招呼著，兩眼焦慮裡隱含晶瑩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淚水，「但是能講話了。」

「大塊頭，你感覺怎樣了？」這個位置正在方圓幾十公尺內唯一有個大石塊擋著的獨立樹木後，歸鴻亭發現剛好足以避開從橋那頭的視線，他欣慰的從趴著改用單膝蹲起，足以讓他們面對面互視對方。

「情況怎麼樣……」大塊頭聲音虛弱但眼神銳利望來，兩手竟能伸出緊緊扶住歸鴻亭肩胛，力道還頗重。

歸鴻亭高興的用勁回握他的手，「你沒事了嗎？」話才出口，就察覺大塊頭除了頭部和雙手能動作，下半身仍是毫無動靜的不曾有任何移位。歸鴻亭雀躍的心一下又墜落萬丈，鼻頭一酸，差一點不爭氣的落下淚來。

「我沒死還有意識就千謝萬謝了，」話是不錯，剛才大塊頭簡直像死掉一樣的狀態，竟然恢復意識真是奇跡。他似乎明瞭歸鴻亭內疚又不捨的情緒，雖然額頭冒著應該是痛楚滲著的汗水，反而豁達說話，「現在先推我到見得到前面的位置。」

「幹……甚麼？」歸鴻亭知道這時刻不能夠娘娘腔的像女人模樣，沒有大塊頭方才當頭一槌，現在癱在眼前的可能就是自己；不過他還是不清楚這大塊頭幹嘛要出去。「這裡安全些，探個頭就會挨子彈的。」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陳爺剛剛一直要我推他出去，我沒那力氣……」春妹的話歸鴻亭解讀是她根本不想推他再入險境。

「等在這裡，待會兒一樣是死路一條。」大塊頭說的是實話，雖然目前兩方人馬都靜悄悄的對峙，一時沒有了槍聲，也沒有了叫囂喊話，但是大伙都曉得這只是風雨前的寧靜，等火炮運來一就位，他們的命運就難以想像了。

「可是——」那小春妹噘噘嘴，「你現在動都不能動，出去又能做甚麼？」

「是呀，你已經爲我們犧牲過一回，不必再拼命了。」歸鴻亭不認爲下半身無法行動的大塊頭這一刻能有扭轉乾坤的可能。

「聽我一次，只要探頭瞧一下。」大塊頭固執的要求，「弟兄抬我過橋時，我就開始有了知覺，那時疼痛得無法講話，我想再看看這橋。」

歸鴻亭咕噥道，「一個爛橋有甚麼好看？搖搖晃晃一副快散掉的破舊樣……」雖然那破橋暫時救了他們眾人與敵方隔河而峙，但是又能阻擋贛、濟聯軍多久呢？

「就是破橋才要看，」大塊頭想自行移動身體，用雙手支著根本撐不住他碩壯重量的滑桿細軟竹條，似乎使力令他產生劇痛，頓時脫力般又癱了下去，仍然喘氣噓噓著斷續說話，「把橋……弄斷……」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開玩笑，我們沒有炸藥——」歸鴻亭嘴巴這樣說，心裡著實也被這句話觸動了一絲希望，「你說——弄斷橋面？」

這時，守著橋頭堡的弟兄好像騷動起來，大塊頭焦慮低吼，「沒時間了，快抬我到看得到橋的位置。」

歸鴻亭沒得考慮，用目光向春妹示意，「我在前，妳用勁抬後面，我們只是探個腦袋看看，沒問題的。」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懺》卷六第一零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